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懺過篇第四十六　和順篇第四十七

懺過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形骸多患理須嚴誡根識昏沉宜常警策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為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無不敬傲不可長若縱傲高彌增憍慢徒施毀譽無奈患愛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興斯三業輪招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意為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懷袪邪務正故知罪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習緣惡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靡惡不為故成實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第二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

入律書云開來如斯言可[illegible]

信惡為[illegible]調撫[illegible]多以自藏屏

有聞論故序心由今欲[illegible]言[illegible]

其身者未若先推其志而又[illegible]

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illegible]

山之危孤危所不敢行[illegible]

危所不肯循故知澡其心而[illegible]

苦則三塗報息四德常滿[illegible]

寸口如氣可謂金河遺寺屬在乎人

王門化庫信於斯矣遂業斷三業[illegible]

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

故受胎經云衆生受之時[illegible]

年百歲猶若浮塵十月[illegible]

胎知苦業風催促向産門猶如地獄

初如在刀山風激冷[illegible]

今之時生爲苦苦又涅槃經云[illegible]

盛壯唯賴骨肉[illegible]不久停

又亦如是[illegible]

之經何得久住又出曜經說老苦

偈云

少時意盛壯　爲老所見逼

衰變[illegible]枯槁　氣竭憑杖行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絶神逝[illegible]形散體萎[illegible]人物一統[illegible]
無生不終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險難處無有
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
不知邊際深邃幽暗無有燈明入無
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
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
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
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
道路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
相值夫生則親族歡聚盡慈愛之和
死則朝亡暮殯便有恐畏分離之悲
號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滅無
覩存亡有無變化俄頃故出曜經佛
重說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囚　將詣都市　動向死道
人命如是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又出曜經云昔有梵志兄弟四人皆
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
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

覆天地現極大手把捉日月移山住
流無所不辨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
一兒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
閒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兒言吾
入須彌山腹中閒還合其表使無際
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兒言吾
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
處第四兒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衆
人猥鬧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
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
白王曰吾等計筭餘命曰促各欲逃
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
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
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逢
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終爲說偈
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閒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又增一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在舍衛
國東鹿母園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
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
坐比丘僧前後圍繞佛告阿難曰汝
今速擊揵搥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

之日阿難叉手向說偈

[illegible]

[illegible]

世尊以[illegible]報曰

受歲三[illegible]

兩兩共相對

各自稱名字

[illegible]

無事而不錯

何等名受歲

身口意所作

自陳所作短

今日衆受歲

唯願原其過

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即升講堂執

揵椎而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結無有餘

露地擊揵椎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雲集此

尒時阿難擊揵椎已至世尊所白世

尊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何所勅之

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

草座時諸比丘各坐草座是時世尊

然後觀諸比丘已便勅諸比丘我今

欲受歲我無過咎於衆人乎又不犯

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

然不對是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

者舍利弗即從座起長跪白世尊言

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
尊今日不度者當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
令般涅槃無救者為作救護盲者為作眼目
為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及
者以此事緣如來無無咎於衆人亦無
身口意過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
今自陳無咎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
尊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口意所作
非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今所說
常如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
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盡無咎
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
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衆之中極
為清淨無瑕穢今此衆中最小下座
得須陁洹必當上及不退轉法以是
之故我不恐責此衆
又佛本行經云尒時釋種宗族士衆
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蘇
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
世尊遙見輸頭檀王與諸大衆嚴備
而來即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
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
見父不起迎逆我今若見父及大衆

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若我
今者持其威儀在此往者彼等謗我
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
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
從座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
大衆生信並皆入道
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
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
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
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
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
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
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
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
人家一切衆中不得立為白衣說法
應白衣衆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
立為四衆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
高座香華供養四衆聽者下坐如孝
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
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
又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
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

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卧何敬但云一面立答曰爲恭敬不應行爲恭敬不應坐爲供養故不應卧

又三千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徐却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得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五洗足未燥當拭之在牀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叱咤噫三不得數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辟卧五欲起坐當以時若意走不定當自責本起又卧有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不得卧視佛三不得雙申兩足四不得向壁卧亦不得伏卧五不得竪兩膝要當拘手檢兩足累兩膝又卧起欲出戶有五事一起下牀不使牀有聲二著履先當抖擻三正住著法衣四欲開戶先三彈指不得使戶有聲五戶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還向出而出出不得住與人言

又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衆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老若少調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

袈裟而回調伏七事一者如其
國法受畫埽衣在衣之人所當受支
若在塚間有死人衣死死所在則不
應取若來塚間得被土衣則可衣用
是名袈裟調伏之法
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尋
念佛形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
一切所須之具不與女人言論不抱
小兒不戲動足亦不動臂及並牀座
不手摩頭不整衣不抖擻衣不
接摩手亦不彈指是名第二調伏之
法
第三若入施主家次飯食時莫曉噪
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團不
觸口食亦不太少若所持飯不大不
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
食三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生貪
心所受飲食不恨他心自觀其鉢不
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
第四若來食時若衆聚或落城邑
光所見食不生心念不嫌言說亦不
悕望所受啖具如法受若不半上勝
是名第四調伏之法

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著不惜身命於
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
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
名第五調伏之法
第六不斷草木及掘生地不著雜色
革屣雜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不說
心不悕望王者之饍心不甘著不親近
於喜闘比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
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
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
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
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
解脫
又雜寶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
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舉
宮婇女咸皆慚恥怪哉大惡耶輸陁
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愼
令我舉宮都被染汙悉達菩薩久已
出家今卒生子甚爲恥辱時有釋女
名曰電光是耶輸姨母之女推習指
膣呵罵耶輸汝於尊親何以自損太
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甚爲非
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淨

飯王于時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
見是相已謂言悉達死憂箭入心聞于
宮中舉聲大哭大王倍驚怖謂太子死
是使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
死耶輸陀羅今產一子本曾慚愧是
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復憂惱發聲大
哭揚聲大哭怪哉鬼魅辱我子出家已
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子時彼國法
擊鼓二下一切運集九萬九千諸釋悉
合卽喚耶輸陀羅著白淨衣抱兒在
樓部不驚怖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
咸念此女凡部有何面目我等前立
好惡竟為何處而得此子耶輸陀
羅部無慚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
種名曰悉達而得此子王言我子悉
達本在家時聞有五欲尚不觀況
若有欲而生於子實是語曲非正直
法以此謗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
何當共殺害復有釋言如我意者當
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
餘諸人皆言此事最良即擁火坑以
佉陀羅木積於坑中以火焚之即時
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驚

猶譬如野鹿獨在圍中四向顧望無
可恃怙耶輸自責既自無罪受斯禍
患徧觀諸釋無救己者抱兒歎念菩
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
咸敬於汝今我母子薄於祐助無過
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意何故不救
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即時向佛一心
敬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
我此兒者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
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我
胎者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
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爲水
池自見己身處蓮華上都無恐怖顏
色和悅合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
即燋死以今此見實菩薩子以我實
語得免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不
驚不畏而此火坑變爲淸池以此驗
之知其無過時諸釋等將耶輸陁羅
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爲索乳母供事
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
愛重深厚不見羅睺終不能食若憶
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略而言之
滿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往請

佛佛憐愍故還歸本國來到王宮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異耶輸陀羅語羅睺羅言是汝父往到其邊時羅睺羅禮佛已訖正在如來右足邊立如來即以手摩羅睺羅頂即說偈言

我於生眷屬　及以所生子
無有偏愛心　但以手摩頂
我盡諸結使　愛惜永除盡
汝等勿懷疑　於子生猶豫
此亦當出家　重為我法子
略言其功德　出家學真道
當成羅漢果

頌曰

業風常泛濫　普海濤渡濟
漂我常遊浪　遠離涅槃城
忽遇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是知高慕友　懲過改凡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啟闇冥
釋門光慶景　俗務苦重縈
冀除昏五蓋　方窮六塵輕
自非乘寶輅　何以息嫌寧

感應緣 略引三驗

宋京師祇桓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
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游北
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
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十七
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
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
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
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勵
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
下京師正值祇桓寺發講法徒雲聚
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
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
既窄坐驢韉於戶外高座釋題適竟
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苞答
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
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
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詞遂遜退
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
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桓寺開講眾
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
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

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
初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天動
被錄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辟斷以
臨危之際念念懇切懺而遂更飲酒
共許刎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年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達不知何許人
為性疏誕不修細行好為流宕歡謔
為任以齊武平五年夢見大人齧齒
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逢縱
這惡何不取鏡自照遂忽覺驚悸流
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為蟲
謂是指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
落盡因自咎責奈此異迹遂改常習
退形易性變改破夜一食長齋遵奉
律儀晝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二周日
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
智人敕汝前愆勿復相續忽然驚覺
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遂於
一身頓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
自後竭精時不暫忘鄉川所歸莫於
本生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林少履道門早

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日俱瘖既無
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爲業不輟晨夕
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
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
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綱一襆衣來
親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
物願必受之獻納櫃中綱食還房怪
失衣服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
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
撒綱房衣物被衆狼藉滿庭竿扇秤
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
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許
放汝獻感冥報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
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
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使於
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普師等
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
柰之伺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
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令相放矣
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
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啓綱
見仍依付領綱後懲過彌勤經業卒
於所住 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和順篇第四十七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和?部 和諍部
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乖和有言行兩相福禍之生定
善彌盡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
故剛柔得中達順得性和太調
則折太柔則太剛欲剛無折必加柔欲
柔無弱必加其剛何者金性剛而錫性
柔剛柔均平則為寶矣人含性和平則為
善矣故聖王垂行以自調故聖德以
美其操凡行以相戒故眾毀以過
若論言云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寬董
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故陰陽調天
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第二

如密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
言菩薩住和為有幾法往返周旋常
存和雅不興危心佛言菩薩仁和有
八事法何謂為八一志性質直而無
諛諂二性行和雅常無傷損三心存
寂靜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變亂
五無諛戒志存於仁和六為世眾若

受其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著八
思惟罪福心無所念是爲八事於是
阿闍世王白佛言菩薩有幾法行逮
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
爲十一寧棄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
自大謙恪下意禮敬衆生三見於剛
强難化衆生立之忍辱四見飢饉人
以好美饍而充施之五覩諸恐懼勸
慰安之六若有衆生得於重疾療以
良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敬念戀
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如來
廟補其廚缺九見孤苦人貧匱困厄
常負重擔使去其難極重之殃十若
有無護無所依歸常將濟之所語如
言而不變失是爲十事法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他親友互
相破壞心懷怨結能爲和合命終生
欲愛天隨心所念即得五欲自娛若
有衆生見人破亡爲他抄掠救令得
脫或於險處教人正道或疑怖處令
他安隱命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
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
家若有人能柔輭深心離一切諂誑

法集第七　第十九張　建　清悅

躶解脫猶如在手耎心之人心如白
鑞修行善業衆人所信麁獷之人心
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
伏衆人所憎不愛不信尒時孔雀菩
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若人心柔輭　猶如成鍊金
斯人內外善　速得脫衆苦
若人心器調　一切皆柔輭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呵鵰阿那含經云阿那含有八事
不欲令人知何等爲八一不求不欲
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
欲令人知四自慚不欲令人知五精
進不欲令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
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黠慧不欲令
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
於人故

和施部第三

如佛說一切施主所行檀波羅蜜經
云佛言過去久遠無央數劫尒時世有
大國王號字薩和達晉言一切施主尒時布施
有所求索不逆其意尒時異國有婆
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爲活

居家貧陋其母告子居家困窮無以
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讙和達王所乞丐
可以自濟今何不行至彼王所從求
錢寶兒報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
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今汝家中
了無所有而有學問尒乃當行若汝
去後其處空之何以自治兒即語母
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可備一歲之
糧母即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
與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
家母見兒還便逆問言汝已行詣一
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通
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當作何計
兒荅母言當更假貸兒即復往至前
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一兩金
意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既未還我甫
復欲索汝若審復欲得金者持卿母
及姊弟皆以上券尒乃可得若至時
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為奴婢便
相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
行學復終二年所知粗備欲歸語母
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為債主所
索及母姊弟將歸鑠脚婆羅門子語

佉王言[illegible]雖相[illegible]王使終年我無益
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切施王所乞
丐得物還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
羅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
往取一切施王國時諸臣白王今有他
國興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計時
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
小已來好喜布施慈仁忍辱無傷害
意不欲與彼共相拒逆所以者何但
以我一身故動搖兵衆設有所中實
非我宜便勑諸臣不須為備亦勿恐
怖但且嚴出迎逆作禮恭敬承事受
其教勑令踰於我諸臣復白王言他
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
三王言不須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
言王勑勿備我等俱默王言大善各且
安家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
默之而去彼國王入國即領王位便
募索一切施王甚賞甚重王遂出國
行五百餘里逢見婆羅門子王意即
想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
時婆羅門子意亦想此人將無正是
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問婆

[illegible]
羅門子言卿從何來今欲所至婆羅
門子答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
但聞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
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窮以
母及姊弟持行償債欲從一切施王
乞丐錢財還贍母姊弟并得自濟王
便言曰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
聞王便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
國來欲得我趣是以避之所以者何
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聞王
所說即便躃地而大啼哭不能自勝
王便前牽婆羅門子諫曉使起不須
復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婆羅門子
言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
便報言彼國來王相募甚重卿今可
截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
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

豈聞殺父母　命盡墮泥犁
今加害於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實不忍　加惡於大王
寧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
若不敢取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

法苑珠林第四十七 第二十三張 臣

亦可得賞恐不中王故也婆羅門子
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爲是王復語
婆羅門子言若不介者便可縛我送
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羅門子能
相挈還復爲王不爲彼害婆羅門子
言王審欲介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
乃當相縛於是王與婆羅門子便共
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至
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
婆羅門子遂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
知王一切施爲他國婆羅門子見縛
送人民大小見王莫不啼哭躃地崩
絶劇喪父母遂前詣宮門諸臣即入
白彼王前所募亡去王一切施者爲婆
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彼王即
言便捉見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
及臣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躃地
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
諸臣汝輩何以皆啼諸臣白言我等
見一切施王棄國與王復持身施與
婆羅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
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即便躃地而
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

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illegible]）（[illegible]）具荅王本末（[illegible]）
因由彼劫入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
復躃地啼淚而言告勑諸臣促解王
縛洗浴衣被著其印綬還立為王即
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即長跪
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遙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并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為臣禮
不敢復憍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尒時一切施王者我身
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
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
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為
善師調達却後阿僧祇劫當得作佛
號字提和羅耶（晉言天人主）

和國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
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

法苑珠林第四十七　第二十三張

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
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
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
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
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
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衆往取彼象
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
調順往至王所尒時象人便自將香
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為作好屋具被
氍毹敷著其上與諸妓女彈琴鼓瑟
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
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
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
何故不食象荅王言我有父母年老
眼盲無與水草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
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
但以父母盲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
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
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為人頭之
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
惡賤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宣
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
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

壽長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
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
語王言莫興鬪諍凡鬪諍法多所傷
害王言彼欺凌我象言聽我使往令
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
能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
即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
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既見象已而
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即
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
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
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尒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
是以後二國和好尒時迦尸國王者今
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者今阿闍世
王是尒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
我尒時孝養父母故令多衆生亦孝
養父母尒時能使二國和好今日亦好

和事部第五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
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

有摩沙豆陳久煮不可熟持著肆上
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
態驢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是念
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使往語言汝能持
驢貿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為
當取彼豆即便荅言可尒得驢已歡
喜尒時豆主便作是念今得子便即
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米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煮不熟　是折汝家大小齒

尒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脚毛衣好
負重著道令汝知　錐刺火燒終不動

尒時豆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著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伏

尒時驢聞復瞋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版齒　然後自當知

尒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騷驢毒蟲螫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尒時驢復以偈荅曰

從先祖已來　行此權撲法

途　岔

今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爾時亘主知此婆惡不可苦語便更

讚譽以頌答曰

面白如珂雪　音聲鳴徹好

共遊林澤中　當爲汝取婦

日行六百里　聞婦歡喜故

驢聞軟愛語即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婆羅門當知

頌曰

性愛和柔　賢愚親附　情會慶犒

人畜遠慮　外違常策　內順常御

萬代揚名　千齡久注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途[illegible]乳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誡勗篇第四十八　此有六部

述意部　誡勗部　誡學部

誡盜部　誡罪部　辨誡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立像表眞化俗彝訓寄指搴月
出道常規但以妄想倒情淡流固習
無思悛革隨業飄淪是以涅槃經云
為善清升譬同爪土為惡沈滯喻等
地塵良由六賊俱室十使交纏或比
行廁畫瓶或擬危城坏器故將萠
朽宅三火常然迷隱空聚五刃常逐
井河引喻逼迫形器於剎那屠肆羊牽
切性命於漏刻亦如鼠入牖角至窮
何趣況復五濁交橫四山常逼而能
安忍不生憂悔所以大聖垂訓善喻
所歸止在誡約身心無縱逸懲鑒塁
力勵專怪省過但見臨死眼光失落
眷屬罔業果對顏難救嗚呼涕泗慨彼
沈淪既屬斯苦何不自誡過由我生
致不藉他猶有微善宅報在人又逢